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十年 法国缘/张锡昌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1
(外交官看世界)
ISBN 7-220-07045-4

Ⅰ.四… Ⅱ.张… Ⅲ.中法关系—国际关系史—现代—史料 Ⅳ.D82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56557号



SISHINIAN FAGUOYUAN

四十年 法国缘

张锡昌 著

策　　划	汪　涤　余其敏
责任编辑	汪　涤
封面设计	文小牛
内文设计	杨　潮
责任校对	叶　勇
责任印制	丁　青　李　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scrmcbs.com E-mail: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524
照　　排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028-86272418)
印　　刷	四川福润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0mm×210mm
印　　张	11
插　　页	4
字　　数	248千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7-220-07045-4/D·927
定　　价	28.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028)8759346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从1952年进外交部的第一天起，我就被指派主管法国事务、研究法国问题。一晃就是40年。没想到，毕生工作一直同法国的风云变幻息息相通。整个外交生涯只锁定一个国家，殊属罕见。有人戏称此乃飞向法国的定向导弹。我宁愿视之为与法国的不解之缘。

自中法建交始，作为外交官，我先后在巴黎度过11个春秋。有机会接触法国各方面人士，有幸见到戴高乐、蓬皮杜、密特朗、希拉克等几代领导人，得以亲临其境，触摸到法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脉搏。

法国是广大读者所熟知的国家。如何写法国的景、人和事，落笔颇费踌躇。本书试图以笔者在法国生活、工作的经历和亲身感受以及外交官特具的视角，以轻盈、随意的笔触，与读者一起走近法国和法国人。

本书之所以问世，全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的支持和指导。全书的构思、布局仰赖汪澜编审的策划和启示。特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我还要特别感谢有关领导和同事们在多年工作中的关心和帮助。

张锡昌

2005年10月

目　录

前　言　/ 1

序　篇



步步锁定法兰西　/ 5
永远的教益　/ 8

印象中的法国人





潇洒的法国人　/ 17
生性涣散的法国人　/ 24
罗曼蒂克的法国人　/ 28
能言善辩的法国人　/ 34
背负辉煌的法国人　/ 39
温文尔雅的法国人　/ 45
好面子的法国人　/ 48
从巴黎的空气说起　/ 53
美食超级大国　/ 62
葡萄酒王国的酒文化　/ 67
法国人的衣着　/ 75

雪泥鸿爪

戴高乐故居行 / 83
凭吊古战场凡尔登 / 90
踏访马其诺防线 / 96
半个贡比涅森林的故事 / 103
走进爱丽舍宫 / 107
刻意求新的总统就职典礼 / 113
巴黎的“总统工程” / 119
凯旋门天天见 / 136
巴黎市政厅
——法国历史的见证 / 143
另一个巴黎 / 147
巴黎的周恩来纪念牌 / 154
塞纳河上人家 / 160
“银塔血鸭” / 163
忆巴黎“黑九月” / 167
阿尔卑斯山下的村落 / 172
大仲马笔下的伊夫岛 / 176
“袖珍王国”与蒙特卡洛 / 182
卢瓦尔河谷的古堡 / 190
昔日“海盗城”圣马洛 / 197
老华工往事 / 200







秘闻与轶事

中法的融冰之晤
——忆1954年日内瓦会议
的精彩一幕 / 207
亲历“外交核爆炸”
——中法建交始末 / 22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所见到的戴高乐 / 249
戴高乐死里逃生 / 267
戴高乐下落不明 / 282
我所认识的密特朗总统 / 297
不了情与照片缘
——密特朗的浪漫恋情 / 312
“国家机密”与弥天大谎 / 324
密特朗临终前了却“孽债” / 334



尾 声

别了铁塔，别了巴黎 / 345



总　序

李肇星

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从此，揭开了新中国外交的帷幕。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和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变。冷战后，世界进入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新时期。中国则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和平和共同繁荣作着贡献。历史进程表明，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变化密不可分。世界大局的演变和走向牵动着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国外交越来越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外交官看世界”系列丛书应运而生，很有意义。

为丛书撰稿的是外交笔会。该笔会成员都是我国资深外交官，是参与过中央三代领导集体指挥的外交斗争的老战士。他们奋斗了几十个春秋，为共和国外交事业付出了青春年华和辛勤劳动。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离退休后，仍心系外交事业，努力开辟为外交工作服务的新阵地。他们成立外交笔会，十年来，发表了上千篇文章，出

版了近百部著作。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好评。

在他们的笔下，有波诡云谲的形势变幻，又有友好往来的明快乐章；有凝重沉静的重大事件回溯，又有信手拈来对异域奇闻的描摹；有对复杂国际问题的析解，又有对尘封已久政治内幕的揭示……林林总总，包罗广博，大多是亲历、亲见、亲闻，内容精彩，情感真切，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

希望《丛书》对读者拓展国际视野、深化对世界的认知、培养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情操会有所裨益。

2004年2月1日

SISHINIAN FAGUOYUAN

四十年 法国缘



序　篇

步步锁定法兰西

法语是我的法国情缘的纽带。通过法语，我走近法国人，走进法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也正是法语，使我的整个外交生涯锁定法兰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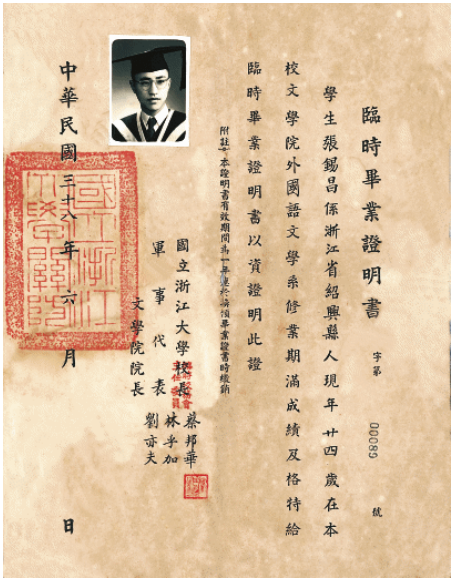
学法语的缘起，还得追溯到我的大学时光。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接到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报考的是浙江大学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当年迷迷糊糊的文学梦促使我作此抉择。我爱好文学。高中时，不知怎的，忽发奇想，课余涂鸦不辍。投寄报纸副刊，自然石沉大海。渐渐地，有的竟浮出水面。怀着借鉴外国文学走创作之路的念头，我走进了浙江大学的校门。

当年浙大外国语文学系，实际上以讲授英国诗歌、散文、小说以及莎士比亚为主。而我对法国文学情有独钟。于是，选修法语作为第二外语。头一年，数十人的大课，济济一堂。到了第三年，只剩下我和另一个同学了。法语教授李树化先生早年在巴黎学习绘画，娶了一位法国妻子，在杭州市区自建一幢小洋楼。法语教室就干脆搬到他家里了。课前课后，我们有时还能同洋师母说上几句，殊属难得。正是在这种家庭式的宽松氛围中，我迷上了法语。想不到，这竟成了我的法国情缘的契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49 年 5 月杭州解放，学校停课。应届毕业生也就提前戴上了方帽子（学士帽）。毕业证书上比往常多一个军代表的大名。记得这位军代表就是后来曾出任北京市长的林乎加。1950 年初，我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转到北京外国语学校（由华北解放区外事学校与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合并而成）。由于我学过一点法语，就编入刚组建的法文组学习，这正合我意。不知不觉之中，我又向法国走近了一步。


臨時畢業證明書

字第 00089 號

學生張錫昌係浙江省紹興縣人現年廿四歲在本校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修業期滿成績及格特給臨時畢業證明書以資證明此證

附註一本證明書有效期間為一年屆於滿期畢業證書時繳銷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六月

國立浙江大學

軍事代表 林乎加

文學院院長 蔡邦華 劉奇夫

1952 年我被分配到外交部西欧非洲司法国科（处），主管法国事务和法国调研。当时外交部尚无专门的翻译班子，我也不时兼做法语口译、笔译工作。总之，工作范围不离法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提前戴上了方帽子。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同学合影。第二排右一着土布军服者为作者。

国，不离法语。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外交部成立了主要语种的专业翻译机构，并从部内选派培养法语高级翻译的留学生，我一度都在被考虑之列。最后，还是让我留在了法国科。兴许，这也是缘分吧！1964 年 1 月中法建交，我随建馆先遣班子去巴黎。从此锁定法国方向，直到离休。



初进外交部，在主楼前留影。从此与法国结下不解之缘。



外交部首任西欧非洲司长、知名国际问题专家宦乡（中）访问巴黎时与作者夫妇合影。

永远的教益

法语，不仅使我走近法国，而且使我有机会零距离接触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使我得益匪浅，终生难忘。

1954 年 4~7 月，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这是我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的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党中央十分重视。周总理指示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章汉夫对与会翻译人员进行考核、选拔，并在部内组织会议的模拟演练。于是，部领导亲自组织英、法、俄三语种的译员面试。译员即席翻译，考官当场点评。最后部领导将考核、选拔结果上报总理。法语有三名译员入选。两位是早年留学法国的前辈，就数我是小青年。也许由于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见了点世面，得到些许锻炼，回国后不久，便开始安排我给中央领导同志当翻译，给周总理当翻译的机会更多些。在工作过程中，我对总理作为伟人和常人的高贵品质、优良作风和人格魅力有不少亲身感受，深受教益。

毛主席湖南口音很重，用语非常口语化，且喜欢引用典故。翻译要做到准确、传神，很不容易。

周总理同外宾谈话，语言流畅、严谨，有些表达方式同外语比较接近，而且总理说的是略带苏北口音的南方普通话，口齿清楚，快慢适度。按理，翻译



1957 年毛主席会见阿富汗首相达乌德(达乌德曾留学法国,故以法语为工作语言,中为作者)。

不会太吃力。然而，我初出茅庐，又自感水平有限，临场自然不免紧张。我的数字观念特别薄弱，加之法文有些数字的表达方式特别别扭，有时碰上一串数字，思想一紧张，就更转不过弯来。数字译得不顺，下面就慌了。遇到这种情况，外宾辞出后，总理不但不批评，反而和颜悦色地给我鼓气："有什么好紧张的，慢慢翻就是了。其实，你的法语不错，只要不紧张，一定能翻好。"总理如此体谅、爱护干部，使我深受感动。总理对工作要求极其严格，对下面干部既爱护又严格，而严格也体现了真正的爱护。一旦发现差错或不合要求之处，总理常常当场提出批评，毫不含糊。我也经历过这种情况。有一回，总理接见一个讲法语的代表团，此前我被外单位临时借去当翻译，事先没有掌握必要的背景情况，有几处译得不顺，总理当即对我提出了批评。这是对我的严格要求，也是很好的鞭策。

外事无小事。周总理经常教导我们：涉外工作要精益求精，不允许半点马虎敷衍。总理处处身体力行。他同外宾谈话，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甚至一个



1958 年 7 月，周总理在中南海会见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中为作者）

形容词也大有讲究。有时遇上要谈特别重要的问题和比较微妙的问题，总理事先会把他的讲话要点或关键性的语句向我们交代清楚，让译员思想上有所准备，以保证临场译得准确。总理英、法文底子都不错，英文比法文更好。法文因多年不用，口语有些不便，但听力很好。总理每说完一段，总是非常仔细地听译文，发现错译、漏译就当即指出。有时还提醒，那个关键性的词翻清楚了没有，那个形容词译了没有。总理这种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精神，我始终铭记心间。在对外工作中，每念及此，不敢

有丝毫懈怠。

总理处处事事以工作为重，总把自己放在工作需要的恰当位置上。上个世纪50年代，毛主席任国家主席时期，外国驻华使节前往中南海勤政殿呈递国书，周总理兼外长照例在场。仪式隆重而简单。使节先在勤政殿前的院子里检阅仪仗队，然后进入殿内向毛主席递交国书，使节书面颂词和主席答词均由双方礼宾官员交换。合影后，主席和使节前往大殿旁的书房谈话，这是呈递国书仪式中最具实质性的一个环节。从大殿通往书房的通道很窄，仅能容两人并行，主席和使节走在前头。我心想应当让总理先行，总理却手一挥，叫我紧跟主席，自己缓缓走在后面。后来总理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时，我也见到过类似情况。由小见大，这一细节充分体现了总理以工作为重的崇高品德，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周总理十分重视翻译工作。他常说，翻译绝不是“传声筒”，翻译是对外交往的“桥梁”。总理非常重视翻译人员，体谅翻译的艰辛。总理宴请外宾时，一般不谈实质性问题，显得轻松潇洒，但谈锋甚健，宴会上始终洋溢着热烈、活跃的气氛。当过翻译的同志都知道，在饭桌上翻译是最苦的。要是满嘴饭菜，说起话来就十分狼狈，也很不雅观，于是只好少吃或基本不吃。总理非常体谅译员的苦衷，不时在饭桌上叫“暂停”：“我先不说话了，你吃点东西。”说着，还亲自往我盘子里夹菜。有一回，上的是清蒸富春江鲥鱼。总理一面给我夹鱼，一面告诉我：“鲥鱼的鳞可以吃，别有风味。”一转眼，我就把鱼吃了。总理笑着说：“你吃鱼好快！毕竟是南方人嘛！”

周总理对工作要求极为严格，而在生活上又很有人情味。外宾来之前和走后的片刻时间，总理同陪同人员不是谈工作就是拉家常，见到生面孔更少不了问这问那。有一回，总理问我是哪儿人，我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